

八月間

傾蓋叢書

八月間

祝秀俠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1 9 3 0

八月間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1—1500册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在王伯伯那裏吃完飯，捆起行李，我們這一夥人就要出發了。

王伯伯自然十分歡喜，揚州局面實在不壞，只消幹他三五個月，以後便很可以躺在家裏過些日子了。所以他這時慣歷風霜的紫膳色的臉上顯然堆砌起一層不可制抑的笑容。他一面用手撫着他的突起的肸肚皮，一面吩咐下人捆緊那隻新買來上任的黃皮箱。

王伯母和她的兩位千金也滿額是汗的給他收

拾衣服。連薄荷冰，神糲，萬金油，都購備得妥妥當當，王伯母對於她的丈夫是向來如此細心細意的。

行李一捆好，上面就用紙條編好號目貼上去，又另外各人寫些‘某記’之類的記認在上面；這算是庶務先生老張第一次在上司跟前施展他的辦事才能了。他用手袖抹了自己臉上的汗星，一件兩件幾次重複地點清楚了行李的數目，然後走到王伯伯面前提高嗓子報道：“都捆好了，局長！一起是十八件！”

新任局長的王伯伯輕微地頷了一下首，瞧一瞧手上那個四方形的白金手表，便向坐在右邊椅上的一位留八字鬚的中年人，和一位滿臉焦黃的‘根骨人物’投了一眼，於是那兩位人便連忙站起來聽候吩咐。

那位八字鬚，王伯伯給我介紹過，說是姓孫。那位滿臉焦黃的人客說是王伯伯的遠房兄弟。大

約這兩位都是一同赴任的同事了。

這時他們規規矩矩的立起來，似乎有點肅然的樣子。但王伯伯却並不怎樣威嚴，很柔和很雍容的對他們說：

“可以起程了吧。現在是七點五十分。”

“是，是。我們就起程。”

庶務老張首先開了門去喊黃包車。王伯母把王伯伯脫下來的西裝給他披上，還在他耳朵邊沉吟了一回，眼眶彷彿紅了一紅，便提起小腳，趑回內房去了。

王伯伯戴上一頂草帽，手上提着一個黑漆皮的公事包，招呼了我一聲，一同走出街外。

人，是一共五個人，老張，老孫，王，我，和局長。我們乘着五架黃包車，後面跟着行李。不消一刻鐘就到了滬甯鐵路的北站。

我的行李很是蕭條，除了那一個大皮夾之外，手上還自己攜着一個小小的籐籃，裏面是揩面巾，

牙刷，和兩個留在路上解渴的蜜柑。

車票買了。我們是三等。局長呢？他却不是和我們在一起。自然以局長的身分，大概總要比這班隨員高貴一點了。

火車裏黑魘魘擠滿了人。這一次夜車是特別擁擠的。我們幾幾乎找不到坐位。後來勉強在別人兩個屁股當中算是尋找到一塊平方不到一尺的位置了。

坐下去，車就開。爲了人多，我們一夥人不能坐在一起。八字鬚的老孫坐在前頭一個漂亮女人的旁邊，王却把帶來的小皮箱放在空地上蹲了身子坐下去。庶務張，的確是很有點材幹，他往來關照着我們，特別是我。大概是曉得我是局長的親信人物吧？他送了一枝香煙給我，又給我擦亮洋火，我也就“老張老張”的和他打起親熱來了。

嘈雜的車中，沒有一刻能夠入睡。由上海到鎮江至少要經過七八個鐘頭。最快明天早上才可抵

埠，這一夜的旅途，實在不容易支持。起先老張還走來走去的，不久他也不見影子了。老孫連身旁的女人也不像先前那麼起勁，歪着半邊頭，嘴脣噴出氣，八字鬚一動一動的闔起眼睛打瞌睡。再向地下的老王看看，他却常常打呵欠，臉色異常慘白，每距離兩點鐘左右便伸長頸子把紙色裏的一兩顆像乾葡萄的紫色小東西用開水骨碌骨碌地吞下去。

我極力閉起眼睛也睡不成。簸動的車身，使人腦根興奮的香烟氣息，把兩片倦澀的眼眼皮幾次強張起來。

——我算是第一次將我漂白的身子走進這顛簸的政途了。他到底委派我幹什麼呢？

我不覺又忽然憂慮起來，我是從未幹過這官場的事情的。雖然我的父親和我的叔叔都是政界裏的蠹蟲，但我除了隨着叔叔在陽江學習過皮毛的公文程式以外，是什麼也外行的！要不是爲了來上海的學費用光，我是斷不肯投身在這全沒有一

點興趣的事情上面去消磨我不放縱的光陰。

——然而，管他什麼！拿他一二百塊，不是就夠半年的用度了嗎？而且，也可以豐富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實在太單純了。

——那末，這次就當作我愉快的旅行，‘烟花三月下揚州’，那裏原也是一個名勝的地方哩！

我心裏這樣盤旋着。

坐在我身旁的一個鄉下老頭兒這時打着有規則的鼾聲，快要將半邊身子壓在我的肩頭了。我稍微一閃，他倒側了一下身子，張開枯澀的微紅的眼睛望了一下，就歪過那一邊睡去了。

我重新抽過一根香烟，吃了帶來的兩個蜜柑，精神又漸漸恢復過來。

閉上眼睛，不甯息的心上又微微感到漂泊之苦。聽着車行的‘穹窿穹窿’的聲音，想及母親那晚上在香港送我來上海的一副淚臉。

——要不是爲着廣州的恐怖勢力壓迫，也不

至於使我這樣顛沛流離！這烏沉沉的大地，這掠奪一切人們自由的人間，何時才恢復我們唯一的願望？

——我還希望讀什麼書！資本化的學校幾曾有留下些我們這些破落戶子弟的學額！一年要整千塊錢的用度，我還在夢想什麼？呵！即使這半年混得過去，下半年這一筆重大的擔負如何繼續得來！

——家裏嗎？父親半百歲的年紀，整年整月的握着絞腦汁的生涯博取來的僅有的薪水，連日常的家用還有時支撐不來。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他們，都要竭力節省家用去輔助他們繁重的學費。還有，還有身體瘦弱常常患病的母親！

我一想及我的母親，驟然鼻孔裏一陣酸軟起來了。當我那晚上，離開香港的那一晚上。我母親舉起乾枯的手掩着她的流淚的眼睛，對我說：

“我沒有什麼說話叮囑你，假如你是念及世間

上還有一個愛你的母親，那你就應該規規矩矩在上海讀書，不要再幹危險的事了！”

——呵！我的母親！你慈和而疼惜我的心是該當感激的，是該當使我一點也不容違背的，但是，母親！你瞧瞧這個社會罷。這個社會是否容許我們專心求學的！有一分血氣的人，也不能容忍這個社會的醜惡和不平！我不能不順從母親垂淚的勸告，但我尤不能不為大多數痛苦的人們盡一點輕微的力量！

——母親！你看，我現在僅僅爲了找尋求學的用費，便得牛馬般的跟在別人背後幹自己不願意幹的事情，便得孤零零的夾雜在一班志趣不合氣味各殊的人物中過向來不曾嘗過的沉悶生活！

——然而，我內心已經感覺無限的慚愧了！我無形中已像是失了羣隊的小羔羊！縱然我的意識是怎樣的肯定，我的心血是怎樣的騰沸，但內心已經感覺無限的慚愧了！現在我是走入一個腐敗惡

濁的官僚生活裏了！

“朱先生！你要吃點東西嗎？”忽而庶務張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來。我張開眼睛，他似乎在什麼地方睡過一樣，兩眼紅腫的，臉上遺留着一道淡紅的印痕。

“不要吃。現在什麼時候了？”

“大約是三點多鐘，離鎮江還有五六個長站呢！”

他又掏出一包美麗牌問我要抽不要，經我搖着頭。他自己便抽了起來。

“你睡過嗎？我簡直闔不上一下眼。”

“睡過的，在那面的車卡裏。人交關多，空氣悶得很！”

“局長在二等還在頭等？”

“頭等。”他還表示羨慕和驚嘆的神氣補足一句：“頭等票足足要十塊錢哩！”

——十塊錢又算得什麼？我稍微覺得庶務張

的神氣有點討厭，他那種生下來便做就成便於阿諛的臉孔真覺得可笑！於是我閉上眼臉。

“朱先生，你也應該睡下子了。你露開胸襟，提防着車外的冷風呀！”不曉得是出於他的本心還是爲了局長連帶的關係，他竟這樣的細心奉承我。說完了這一句他就走了。

車外這時送進來一陣清曠的野風，帶着一股濃密的草的香味。我漸漸感到疲倦，漸漸模糊起來，終於也歪着頸子悠然的睡去。

及到耳邊起了繁雜的響聲。睜開眼看時，天空已經泛出魚肚色的白光，車外遠處好像轉着的盤磨；野景都隱約露着灰色了。清涼的風由火車四面打開了的窗子吹拂過來。車裏的人客許多準備收拾行裝，許多人又靠近窗邊張開昨夜睡眠不足的兩眼用力呼吸一口清晨的空氣。

我一路注意着遠處的天空，漸漸推動了一層層灰色的雲，漸漸又從雲層裏先映出一道微弱的

光，最後，經過一陣風，把幾堆層雲推走之後，如洗的清明的太陽跳出來了。不過四周還有一脈冷寂的靜意，將那遼遠的青山和四圍的荒郊隱隱籠罩着。

“鎮江快要到了。你昨夜睡得好嗎？”

八字鬚老孫跨過來向我打招呼。我把臉巾掏出來在臉上揩了幾揩，扣好內衫的鈕扣便站起來和他灑灑落落的談論着。

接着王也走過來了。他蹙起眉心，好像不勝憔悴的苦起面孔。

在一個小小的城站上，車子的汽笛‘吁’了一口氣如息重負般的突然停止了。預先我們就瞧到這一個城鎮裏的屋頂和圍在這座城鎮外的一幅不大高的青山。這裏就是鎮江了。

下了車，這時還只有六點多鐘。王伯伯在前頭站着，張和孫都趕忙上前去，我也慢慢的移動腳步，張把局長挽在臂灣裏的衣服搶了過來鄭重地

的搭在自己的手上。局長仍舊是態度非常雍和，老孫極起難看的嘴脣裝出鬼一般的笑臉問候他：

“昨晚休息得好吧？局長。”

局長懶洋洋的答道：“不會怎樣辛苦，九點鐘便入睡了。”隨即又問道：“你們呢？”

——我答你！辛苦總應該是三等的人客擔當的！你不要忘記你是多出幾個錢的頭等貨色，還用問及我們嗎？我憤憤然的這樣想。

但是老孫却在答道：“還好還好。”

本來人一齊，就先預備走到旅店裏憩息一下的，可是小小的波折起來了。我們人都跑了下來，行李却不見由行李卡搬下。車子已經再復鼓足氣力吶喊着向前走了，這一來使庶務張大大的失色。原來他剛才領的行李票雖然是寫着鎮江站，但行李上貼着的票子却是南京站的，他當時未曾注意到這不大容易碰到的錯誤，現在行李自然留在行李卡裏運到南京去了。

“嚇嚇！你這個人！”局長雍容的顏色就忽而變成森嚴了。他扳起那種慣於叱罵人時所具有的一副色相，使站在他跟前的人都凜然起來。

尤其是庶務張，但簡直驚恐得說不出一句話來！所有一切以前盡意買弄能力的功勳，都在這一件事情上面炸得粉碎了！他想及命運真是這樣不幸，這希有的過失竟迎頭給他一個打擊，別的事情不打緊，萬一局長說聲“回去罷，你這沒中用的人”！那就糟透了！

“真有這樣糊塗的人，拿來的票子連看也不看一眼！怎樣啦？現在怎樣啦？這件過錯是應得你完全擔負的！你明白這是你範圍的職責！”

局長威嚴得像法庭上的法官一樣，幾幾乎他的腳都要頓起來。

庶務張紅了臉孔，囁嚅的說着，“撞了鬼，撞了鬼，都是我一時不小心，現在……”

“現在你得把那些行李交還我！早不知道你是